

曾经它是繁华都市象征 如今,没落几近消失 沪筹建霓虹灯博物馆挽留夜上海记忆

78岁的龚福祥站在乌鲁木齐路179弄的老房遗址前,默默无语。只有风吹动头发的声音,和偶尔鸣响的汽车喇叭。这里曾是麦琦里121号,原上海霓虹灯厂,记录了龚福祥和沪上诸多老一代霓虹灯人的人生历程。

光阴流转,一度象征都市繁华的霓虹灯也在新技术的冲击中变得黯淡。2006年至今,沪上霓虹灯企业缩减了九成,不少面临关门厄运。

本报记者 朱莹

一个世纪不到九成企业没落 建馆 留住最后的霓虹文化”

“我想留住最后的霓虹文化。”上海市广告协会光源与标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陈观的声音里透着些许无奈。就在不久前,她所在的委员会还叫“霓虹灯专业委员会”。随着LED等新光源的兴起,霓虹灯逐渐失去了市场,为适应发展需要,成立了22年的委员会也更名了。

沧海桑田,当1926年上海出现第一盏霓虹灯时,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世纪不到,被誉为“妖精”般存在的炫目光彩就被新技术冲击甚至取代,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根据霓虹灯专业委员会的统计,2006年至今,上海的霓虹灯市场萎缩近九成,不少企业都已关闭,或是掉转“船头”生产LED等新光源,曾被誉为“霓虹灯一条街”的安远路,如今经营霓虹灯的店家所剩无几。

最近,陈观在忙于筹建“霓虹灯博物馆”,期望号召业内同行捐赠有年代意义的霓虹灯作品、生产设备等,在这个繁华都市的一角将其展示给市民游客,记录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

根据规划,这座全国独一无二的“霓虹灯博物馆”将建在沪上某创意园区内,占地约600平方米,在多媒体互动、模拟场景再现与大量工艺、设备、技术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中国霓虹灯产业发展现状及产品的基础上兼具国内外新兴光源技术成果展示。博物馆将分为四个展区,集中展现霓虹灯制作设备、仿制的霓虹灯作品等,并将开设霓虹灯制作工艺互动区域。

“我们希望霓虹灯博物馆可以展示上海从霓虹灯诞生后,不同时期各种风格的霓虹灯造型,让大家能借此回味夜上海的霓虹灯艺术。”

洗衣烧饭偷“学生意” 亲身见证行业浮沉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的霓虹灯蔚为壮观。”在霓虹灯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后,很快就上海滩遍地开花,国内的技术人员也迅速掌握了制作工艺。

从16岁拜师“学生意”,到1994年退休,中途仅三年远离了霓虹灯,作为一位“老霓虹灯人”,龚福祥随着公私合营、厂家开张,LED等新技术兴起,经历了霓虹灯业的兴盛与落寞。

老上海管拜师学艺叫“学生意”。龚福祥的堂叔彼时正在私人开办的通用霓虹灯厂做安装工,后转到永明霓虹灯厂。16岁的龚福祥看着堂叔优渥的薪资和节假日的福利,动心要学霓虹灯的“生意”。可学徒之路并不平坦。那时候的学徒和上手干活基本没关系,平日的干活就是帮师傅带带孩子或是洗菜烧饭。真正要学手艺,得靠自己“偷”。

龚福祥就是在“偷偷摸摸”中“撞”开了做霓虹灯的大门。“每逢我一个人在厂里,就会偷偷摸摸研究霓虹灯制作。”龚福祥回忆说,看电影去在3个小时左右,他就会花2个小时自行研究,制作的废料敲碎,“毁灭证据”。

》记者调查 如今连霓虹灯资料都难寻

“筹备博物馆的时候,总是觉得来不及了。”陈观叹口气,她试图寻找一位老霓虹灯人,却发现不久前老人已仙逝。当她为筹建霓虹灯博物馆奔忙时,她才发现有霓虹灯的资料与档案太少,几乎无迹可寻。

霓虹灯发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10年世界上第一支商业性霓虹灯于巴黎的皇宫大厦作照明装饰获得成功。

1926年,霓虹灯传入中国,在上海南京东路伊文思图书公司橱窗内出现第一幅英文“皇家牌 ROYAL”打字机“霓虹



如今沪上制作霓虹灯的师傅也越来越少。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淮海路上的“时光隧道”已成过去。

本报资料图

脚踩“老虎皮” 掌控半米高的火苗

新中国成立后,重启业务的永明霓虹灯厂因为师傅交接的问题,小有嫌隙,老板对龚福祥寄予了更高的期望。第三任师傅因为同时在多家厂里做工,爱搭架子,有次事出紧急,老板就派我去。”回忆起第一次出工,龚福祥脸上漾开了笑容。

当时瑞金路上有家小有名气的“白玫瑰理发”,“理发”二字的霓虹灯灭了。龚福祥去请师傅,却吃了闭门羹,只好硬着头皮上阵。当时弯灯管确实弯地不好,但去修一下还是可以的。“倚赖多年自学,20公分的霓虹灯牌,龚福祥以学徒之身修理完毕了。此后,龚福祥陆续帮陕西南路上的“斐尔干”皮鞋店制作霓虹灯吊牌,慢慢锤炼了手艺,占据了师傅的位置。

从此,30多平方米大小的车间,就成了龚福祥的“工作室”。在那里,他要用脚踩“老虎皮”做气泵,掌控五六厘米高的火苗,做电极、做灯脚,连铜丝都是自己制作。当时,做一副霓虹灯的人工费是3到5元,龚福祥的月收入已在80元左右。

灯广告。

1927年,我国第一家霓虹灯制造厂—上海远东化学制造厂为上海中央大旅社制作安装第一块“中央大旅社”中英文对照的霓虹灯招牌。

尽管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霓虹灯就像是一座都市繁华的标志,勾勒着上海的轮廓,然而,当记者试图在网络和图书馆里寻找与霓虹灯有关的资料时,却无奈地一无所获,无论是第一块国产霓虹灯广告牌,还是被业内奉为经典之作的霓虹灯作

品,都已无声地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在很多人心里,“上海”与它斑斓的夜密不可分,而那些色彩张扬的夜晚,又与多少霓虹灯相融。当“霓虹灯下的哨兵”无需多言就有了地标意义,那些正在消失的光影和为霓虹灯奉献了一辈子的身影令人唏嘘。

如果你曾为某一盏霓虹灯陶醉不已,拍下了照片,又或者你曾是业内人士保留有相关资料,欢迎你向本报提供线索,为记录一段霓虹灯历史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还是霓虹灯好。还是霓虹灯好。”

》城市名片

松江醉白池公园改造 力求“修旧如旧”

本报讯 记者 李晓清 通讯员 王颖斐 松江醉白池公园最近变化不小,“醉白清荷”、“池上草堂”等美景都旧貌换新颜。记者从园方了解到,公园正全面开展老公园改造项目,预计项目将于8月底、9月初完成。

“醉白清荷”曾被誉为松江老十二景之一。可是近年来,园内水体联通的外部水系逐渐被市政建设所填埋,使得园内水体闭塞,加之每年池水周边的落叶日积月累垫在池底,形成了一层厚厚的腐质泥,清荷之水因此变得黑臭,荷花生长也日趋衰败。

为重现“醉白清荷”美景,园方聘请专业清淤队以冲浆、抽取、装船外运等方式全面开展清淤工作,从人民河引入活水,为公园众池注入洁净的流动水源,并将原本互补流通的六处大小水池通过管道连接。“换水”完成后,园内各水池安装了21套“潜水平净”——物理氧化净化装置,维持良好水质。同时为恢复“醉白清荷”这一景致,还从杭州引进了优良品种的荷花予以补植。

此外,池上草堂也将修缮一新。建于清宣统元年的池上草堂,以水石精舍、古木名花驰名中外,是公园的标志性建筑。然而古厅堂经日久风吹雨淋,四周油漆剥落、磨损、开裂,其观赏性打了“折扣”。时值老公园改造之际,池上草堂也将旧貌换新颜。

世界最大最小睡莲 古猗园里“拗造型”

本报讯 记者 瞿艳花 近日,正在举办第26届全国荷花展的古猗园内,满塘荷花睡莲竞相争艳,世界上最大的睡莲——王莲与世界上最小的睡莲——迷你睡莲同时进入最佳观赏期。莲中之王“霸气十足”,而迷你睡莲则“不断卖萌”,这一巨一微、相映成趣的强烈对比成为了公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同时,本周起至8月12日期间的每个周六、周日,即7月28、29日,8月4、5日及11、12日,全国荷花展展览地古猗园将延长公园开放时间至20:30。

同时,园方提醒广大市民游客,由于古典园林曲径通幽且水面较多,部分园区夜间照明情况相对较弱,观展游客应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注意游园安全。鉴于园内多为弹格路面,建议市民尽量选择旅游鞋或平跟鞋游园,并做好防蚊措施。



园方供图